

第一章

這一種音樂本來發源在森林，但此後却經歷了魔難的旅程，牠已早成為魔魅的音樂，富有奇特的律動和花腔；牠折捩而又低徊；牠跳躍而又蹣跚；除開了你能預料的外，牠什麼花式都有；牠的調門是不固定的，牠的歌詞的韻律是隱約，牠正像一個在夢中的迷人。

這就是黑人的音樂，但既不是森林黑人的，也不是種植園的黑人的；這是賣淫的黑人的，被一個病態的時代所抬舉，發展向矯飾的極端，牠表示出慾望未滿足時的苦悶，慾望已滿足時的驚顫，牠由穿着紅色和金色的制服的朱古律色的人演奏着他們的大咧着的嘴透出一種適情的蕩意；一個穿白衣服的高個兒混血青年領導着，他的應節動蕩使音樂成為可見的；

頭上是塗了金色及紅色的彈形穹頂，多種的光由上射下來，墨點光在光滑的地板上，在樂師的矮台上和台前的舞人及歌人忽來忽往的空場上，東西游動，一切都敏捷而精靈；有明朗的色彩，

在誇張的意味上說的色彩有光輝而無疑地也靡費。你化上一大筆錢來佈席，喝空許多瓶酒就放在檯子上，一方面是你的闊綽的證據，一方面是對別人的建議。

已經是炎夏，紐約的夜生活可還沒有消沉。爲這種或那種理由，有些有錢的留在紐約，而他們須要享樂，你看到熟識的面孔，就說每個人都已也來了；自然不提那六七百萬的窮苦、背晦的人了。當樂師停下舒一口氣時，場主就出來介紹一位豪富的藝人和他的女伶太太，這時點光就集中到他們身上，而他們就微笑而鞠躬。接着，也許是一位實業巨子和不提名姓的太太；或是一個著名的專欄編輯，一個北極探險家，一個剛周游過世界的飛行家。知名之士是來幸會，而將知名之士則是來認認那些幸運兒的。

一會音樂再奏，穿精製服製的紳士就領着他們揀中的舞伴，走入舞場；女人的光脊直露到腰際，酥胸當心地掩露着，珍飾真的固不少，有些因誰都知道有真的藏在銀行保管庫裏，就用代用的複製品。有些青年的客人舞得很起勁；但是時間既已是苦短的侵晨，檯上也都空瓶擺滿，多數的舞人都願適可而止，鼓聲產生了催眠的效果，男人高的就伏在矮的女人的肩頭，男人矮的就偎在高女人的胸口，而爲酒神和女神所連接的一些人，還悠悠地在一起搖蕩，像機器人一樣地，從別個

舞伴的轉向的散隙中用版定而持重的步子穿過去。

二

魯弟·梅塞爾是年青的，他身上有激流的生命。他帶着的那個小金髮女郎，懂得最時髦的複雜步法，他們兩個對於任何舞池都熟習。偶然地他們互相貪求了，又不在乎任人知道。他們互相接吻，他們在場上來往時互相愛撫。觀察者把她喚做『一個下壓力的小舞人，意指她在用儘物理法則所允許的程度，把自身的每一時都貼到她的舞伴的身上。早晨二點鐘，在金彈夜總會裏，對於這類事件，別的法則，是都不置一辭的。』

魯弟溶化在幸福中，每一次對感官的戟刺，都遇到熱情的反映。他們相互密語；在這樣的情形下，是隨便說一點什麼就能達意的。『哦』和『啊』就足以暢明一切，而『吶，雛兒，我可高興哪！』已經是最深的傾注了。『若是我有什麼憂愁，我就把牠都捺在帽子裏。』魯弟說。『那末光着頭回家去。』瑪麗說。這就算是機鋒。

他們知道調中的歌詞，飄蕩而放縱的願欲的語句。他們間或也哼一兩句，是樂是悲并不管，

——任何感情還不是一樣。『真真——蜜的甜兒——這是歡時——生命是舞一場。』把一支歌融入別支歌——一次次新起的願慾和狂歡也同樣地融合着。一遍又一遍，一轉又一轉，很快樂，但也很擔憂，因為舞就完了，而歌與一切也同樣要完了。

魯弟的一隻手攜着他的新游伴的手，另一隻手扶住她的背，使她維持住物理上的重心律。他的眼光垂看着她的半露的胸，而他的記憶明瞭了其餘：昨夜，他已享受她的愛質，而今夜，或無寧說，早晨，正打算再去享受。音樂，跳舞，歌唱，都不過是這經許給的狂歡的前奏。他的呼吸吐在她的金黃頭髮中。『啊，好香的頭髮。』不時他的雙唇就要接首她的額角，而且低低地說。『美啊！』或者竟是『寶呀！』每次她總要用手玩一次新的魔術，他們步法上也起了一種新的動蕩，而脈搏上也起一次新的跳躍。

一直到他們再不能支持他們的痠痛，就只有溜出舞場去走入出租汽車。他說出了一個漂亮旅館的名稱；於是把雙唇接上她的。紐約的汽車夫，對於侵晨苦短良時的這種氣息是素來習慣的；古話就早已說過，青春要享受，戀愛要奔迸，這種過程，并不曾因蒸汽機的發明，出租汽車的川流而有所改變。

轎輪在旅館的門口煞住，穿看金邊制服的員役拉開了門，女人走下車台，而魯弟仍在車中，命令道：『開前去』。『去那裏？』開車的問。當聽到回答是『到前一座房子前停下』時，他微笑了。這已是太老的故事，所以當乘客下車付了費後，他連回身看一看魯弟又向旅館走回的興致也沒有。

這青年曾經當心地計劃了他的程序，並且在昨夜試驗過。他熟悉地打邊門走進，溜進了許多電梯中的一座，說道『十二樓』。走出了電梯，一張也不張，就像生平素來往在那裏樣地大步跨入寂寞的走廊，大旅館有的是招徠太家庭的，各層有職員照顧各家的分清；有的則不設這種來麻煩，旅館的主顧都知道這種分別。

魯弟站在一二三號門口，沒有敲門，只輕輕地轉了下旋手，以為總沒有鎖，可以開進去的，但是沒有開，他有點弄糊塗了，再看一看門牌，於是輕輕敲了一下，門開闔了一點，只夠那女子看見他，而他從她的肩頭以上可以看見室內，裏面還有一重門，通往監護人所住的房間，那門迅速地打開了，出現了一個頭髮灰色，穿着藍色睡衣的保姆，他知道那保姆也看見了他，『不行，魯弟，時間太

遲了，我也已疲倦，」那女子說，隨即關上了門。

因天熱氣窗開着，門也只是「一層簿板」，他聽見了她捏造好的托詞：『他約我去咖啡館，但時間是太晚了，』接着說：『且佛來了電話嗎？我怕是誰病了。』

魯弟知道是爲了什麼——一個電話，他知道電話裝在那裏，就在牀頭的一個小檯上，他聽到她對接線生講話。他等着——知道監護遲早是要去睡的；有時他們且被叫開去，這時代真是做監護人的艱難時代；他們日見他們的威望和權力的跌落。

魯弟聽着瑪麗勃林斯說話。『是你嗎，卜洛克？』——他不大聽得準是否卜洛克，總差不多是那樣就是了。『天知道，你不懂在紐約現在是怎麼的時候嗎？是的，我剛回來，你不會以爲我是來修進道院的吧，你以爲嗎？是好人，自然，我愛你，就是，我在你規規矩矩的時候愛你，不，什麼事情都像我離開的時候一樣，不，親愛的，不要優。是的，自然。』——於是清脆的笑聲，那是正年青的魯弟曾經比作溪流的樂響。他曾用盡了語言，稱說她的聲音的嬌美，她的發聲的喉的輕柔，不用說再有她的髮色像陽光，面頰像桃花——這一切是歷古以來就被說着的，而魯弟以爲這是在魔魅的一時間內釀造出來的。

現在他把耳貼在門板上，聽着瑪麗向旦佛的一個人傾吐這許多嬌媚，若是電話的發明家能在此地親見，也許要自負這是一種驚人的成功，居然一個人能剛在出租汽車中偎在一個愛人的懷裏，用貪慾的呢喃使他震顫，而五十分鐘後，又可以向二千里外的另一個男人施同樣的魔咒——且不說還在高一里的天空。

但魯弟似不能欣賞這文明的成就。反而，他自己低語道：『哦，這狐精！』他再聽下去，似乎她是在吻聽筒，『是，好人，自然，準有你的。是，來，我等着你。乘飛機。今夜同吃晚飯。』

初晚時她會把這隨護者的名字戲弄了一下道：『魯弟，不要魯獸！』現在，輕蔑了這號令，用手指敲起了門，聽不到回音，竟用拳攻起來。他聽到那女子說：『等一等。』

她走到門前，她不會傻得打開門，『魯弟。』她說。『走吧，不要發癡。』

『你這小賤貨！』他噓回她。

她回到電話邊時耳會發熱嗎？他看不到，他只能聽到化兩塊錢一分鐘在繼續的鶯求蝶戀。

自然，她輕蔑了他；責罰了他。他有一種舉起腳試試能不能把門板踢破的衝動。但是，這無益於事；瑪麗勃林斯是他的堂妹的一位朋友，他曾在他的叔叔的家中見到過她，他還不知道這就是現

代那樣的女子的一個嗎？你得就你辦得到的幹。於是他突然抽回身，闊步走下走，廊鈴上了電梯，離開旅館。

四

這是物理法則之一，動力與反動力相等。魯弟曾化了好幾點鐘把他心中的欲求喚醒，現在他得化更多的時間使他們入睡。他盲目地，不管方向地在城中的冷落的街道上漫步；漫步時，一面想着人生，想着這在他身上作弄的陰險詭謀。

最初，他罵那金髮少女；用種種的名字稱她，儘他能想到的最壞的說，例如什麼野獸，賤貨，賣身的女人都說了。可是，就在他最高的忿怒中，她的在記憶中的愛質還是要脅服住他；他又要在音樂中蕩動了，鼻管裏又是她的香氣，他面上又是她的呼吸。他的切求的感覺又要再演和她同玩的一夜的場面；他要吻她的頰，她的頭，她的頸；他要撫摩她的肉的溫柔，他要把指甲摺入他手掌；他痛苦得幾於想重回去敲她的門，請求她的恩惠。可是不成，要另是別一個女人才行；這一個他已經用過一個太粗的名字叫過她了。

他的理智和他的怒忿分辯着。她並沒有賺取他的唾罵；她並沒有化他的錢——除席面費，晚餐費，酒費，以及兩次車費；這就是這些摩登女郎的身價；一整晚她們都將在你的手臂裏——這就值一整晚，但是不要再希望多；不要把關於戀愛，忠誠，真實等頑固觀念來愚弄自己。

他的表妹安娜的影像浮到魯弟面前；冷靜平和，堅定，向他微笑着指示他以人生『漂亮的容貌是很足贏到她們的，但需要錢才能抓住她們，魯弟。』而依照安娜的或她的求謁的朋友的標準，魯弟卻沒有錢，無疑那在旦佛的『好人』行得多些。

他漸漸哲學化了；因心的工作，忘記了肉體的苦痛。金錢說明一切；目前，女子已經有了錢，所以可以隨她們的心行動；她們可以到紐約來，帶一個雇員，玩一個名稱的把戲，稱作監護人。到了紐約，就要看看大都會了。她們不能單一個人走，而帶一個監護一道是惹厭又屈辱；她們需要一個衣裝合襯，漂亮，健談的青年男子；若偶然他愛上了她們，這又有什麼不可？現在是無須再怕有什麼結果了；每一個轉角上的藥房裏都有保安在出賣。

女人的聲音向魯弟抗辯。『噢，有什麼不行呢？從前你們男人付吹笛人的錢，就由你們點唱；現在我們有錢，則顛轉一下也是公平玩意。』魯弟聽說水手在每一個埠頭有一個女人，現在將是登

場少女在每個有夜總會、戲院、賭場、種種銷金窟的都市裏有一個舞男了。

成了，若是這是場遊戲，就學習着來玩，不要自己愚弄自己。魯弟快能控制住他的頭痛了；知道轉角上藥房中有什麼在賣的女子正多着。夜總會的歌人有許多支歌都是歌唱着蜂和蝶由這朵花飛上那朵花；街車開過了一部又來一部，出租汽車剛出空人又拉滿了乘客。

可是魯弟梅塞爾縱然把這些詭陋的事告訴了自己，他依然不能使自己快活。他已經覺到過他愛了瑪麗。可憐的傻瓜，他曾約想着他們可以永久分享着這塵慾——甚至不管她是住在旦佛而他是一個職業扣鎖在紐約！甚至不管她能在每晚花上他要一個多月才能花一次那樣多的錢！他曾向她的耳中吐出的專誠，他的粗俗不文的詩句，痛苦與忿怒重行又掃過他，使他忘記了再找一個女人的念頭；他沒有看見打他身邊走過的那些詭祕的人物，更沒有聽到他們的擬真的願望的低語。

第二章

一

當一個人沉想在哲學的爭辯上，無目的地散步於紐約的街頭，就會走過種種不同的區域；有零售商區，堆棧區，新式旅館公寓區，貧民宿舍區，以及做窮人的生意的小商店區。雖然是在這入晨最短的時間，這裏那裏總是還有一些人，間或他們用閃爍的眼光，向這穿着黑漆皮舞鞋，鑲通邊的黑袴，最新式的白麻紗晚餐服，神秘的文雅的表象的白領結的青年注視。

但是沒有人給魯弟以任何傷害。他一直走到天上已現一線曙光，送牛奶的人已搖響滿盛奶瓶的盤子的時候。於是他走到他路的盡頭；前面是河，鋪有車軌的大道外面有幾條隧道的通路引向長的碼頭上去。許多隧道都是黑暗的，但一條裏則上着燈，有一隻船舷隱約現在那邊頭，有車輛向裏面開，顯然這隻船是預備上好貨再在清早開出。

魯弟停下，來正打主意是向左或向右時，他聽到從碼頭邊來的呼號聲。於是一陣擾亂，夾着似

因受了痛苦而起的叫喊他的第一道思想，『是火災嗎？』接着想，『是意外事變吧？』他立刻向聲音來的地方去，並沒有跑，還照以前步子走着；因為一個人在心傷的時候，是不能立刻恢復對人生的好奇趣味的。

他剛走到碼頭口的時候，有兩人衝出來，掠過他身邊，因此他猜想這或是擄劫，但是叫聲繼續着，而被屋頂上的亮光照明的蔭台上，他見有一羣人一面叫喊着，一面衝來衝去；似乎他們還高舉着標幟和帆布標語，他更向前，見羣衆衝開了，六七個男人和兩三個女子向他這面跑來；警察舞着他們的棍棒，跟他們追來。

當逃跑的人經過他身邊，魯弟立定了注視起來。這時來了一個蒼白，瘦弱，穿得破爛的小傢伙；他眼中現出恐怖的颜色，後面是一個粗壯的警察踵追住他。就在魯弟眼前，警察舉手一揮，小傢伙的頭的一邊着了一下，滾球似地倒過去仆成一堆。

警察停下來；他的眼光落在魯弟身上。當他周視這新魅影的全身的一瞬，是很不痛快的。幸好這時魯弟的晚服倒正得用，他看上去好正從出租汽車或雜誌廣告中走出來的。還有，他並不開始逃走，並且還舉手作勢，好似打『早安警長』的招呼。警察也沒有停下答話，就轉身回到出事的地

魯弟走往那跌到的人身邊去，那人的頭顱破處不斷地流出着血，并且微弱地哼着苦。魯弟開始扶起了他的頭這是一個魯莽的動行，因為血點洗不掉，而白晚餐服必須潔淨，不然不如沒有。然而縱知如此，魯弟還是試去幫助他，他發覺這可憐的孩子已有點昏，站不起身，因此他拉住了他的兩肩，把他拖出正有一羣新的被逐者跑出的路上，魯弟取出他的新手帕扎住這犧牲物的頭，又看到這還不夠，就解開B V D牌的襯衫鈕扣，用力扯拉，預備扯下一條較合適的細帶來。

就這時，暴徒們——不管他們究竟是誰——已經被衝散，他們的旗幟和標語，被扯毀扔入河中，六個警察站在那裏守護着船。魯弟的病人仍然昏沉着，眼又被流出的血遮盲。魯弟預備喊救護車來，但第一個低低地說：『不，不，請莫叫！』接着他就能說明：『那些警察要把我捉進監牢去，并且他們要把你打一頓。』

於是魯弟坐下去，接着把這孩子拉站起來，領他走到街上去。入口處有兩個警官守護着，不過

似乎他們對於他們權下的犧牲者，已不再起趣味。也許他們以爲魯弟是一個救護員，或是船上的司役；總之，他們是帶人出去，不是帶人進來的。

三

這兩個青年走過了街，魯弟尋找着出租汽車。但是早晨五時的碼頭邊是不大見得到這種車的。受傷的孩子還不會怎樣能走，他們就在一家門階上坐下來。

白晝的光展開了，魯弟有機會把他所照顧的人周視一過。他不過十八歲，顯然是一個猶太人；他的臉色顯見營養不良，他的衣服已經久破，不是他就還是舊主穿破的。破襯衫上並沒有領結，并且現已全被血污，他是一個不引人喜的被護者。魯弟看見了他自己衣上的血漬，認識出了這場冒險，增加了他的高等生活的担負。

這小猶太這時已能談話了，開始罵警察的祖宗八代。魯弟想知道這些示威羣衆的目的何在，於是聽說是企圖制止那船上貨。

「你是說要罷工嗎？」他問。

「我們是想把裝貨員叫出來。你知道，他們是運軍火給西班牙的叛軍的。」

這并不能使魯弟梅塞爾明白多少。他曾讀到西班牙有戰事的消息；他知道那邊有個政府，而另一派人想推翻他；但這是西班牙或他處常發生的事，而紐約的人對這有什麼關係？他就把這問題問出來，而回答是：「我們要幫助人民政府。」

「你是個西班牙人嗎？」魯弟追問；但那個却回說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這回答仍不能給這位大學讀了一半、美國生長的青年說明什麼。「那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人民政府嗎？」

「不是，不是個社會主義，不過是人民的，一個民主的政府，我們不願意法西斯主義來摧毀牠。」
「我想我是一個撞不響的鐘，」魯弟說：「到底你覺得在紐約打破了頭又能給西班牙政府以什麼幫助呢？」

「工人們是一定要抗議的；全世界的工人都在抗議。」

「但這又有什麼效力？」

「這可使其他工人知道事實如何，意義怎樣。這可以造成聲勢。」

「既然你想造成的是聲勢，你何以又不站住讓他們逮捕呢？」

這是一個殘酷的問題——雖然魯弟並不是有意而只是因無所知而問的。『我失去了我的理智了。』這青年小伙說『我覺得慚愧。』

『你說你會預備停在下，讓他們打死你嗎？』魯弟是完全弄糊塗了。

『西班牙的工人不是的被慘殺着嗎？』那一個反問道。『他們並不會逃跑。』

『他們有時也逃，』魯弟說——『至少是在報上讀到』

『欸，也許有時要，但是過一天又回來再打。』

他開始站起來，好似要回到碼頭上去。魯弟禁不住笑了。『等等，』他說，拉住那一個的袖子。『日子正長着，現在你得去治你的頭。』

四

『你住在那裏？』過了一刻，穿餐服的青年問，那穿破衣的說出了一個地址，是在不遠的一家宿舍裏。『我想我現在能夠行走了，』他說，但魯弟回道：『不成！你得把你的頭縫起來，受了這樣的傷後，也許弄出大病的。』